

李伯元著

阿英校序

庚子國
變彈詞



良友圖書
公司印行

庚子國變彈詞

李伯元 著
阿英 校序

上海良友圖書公司發行

1935

一 九 三 五 年 七 月 十 日 付 排
一 九 三 五 年 八 月 一 日 初 版

每 冊 大 洋 五 角

著 者	編 校 者	發 行 人	發 行 所	印 刷 所
李 伯 元	阿 英	余 漢 生	良友圖書公司	良友圖書公司

版 權 所 有 不 得 翻 印

重刊庚子國變彈詞序

驀地飛來陽九災，

哀絲手理一低徊；

昆明池上人何在？

賸有胡僧話劫灰！

這四句詩，是辛丑年（一九〇一）歲暮，李伯元寫庚子國變彈詞到第十四回完，有感而題的。記得當時的大詩人黃公度，也有類似的句子，說是「南海昆明付劫灰，西風汾水雁聲哀」（庚子傷亂作），一樣感到義和團事變，八國聯軍攻陷京師，兩宮倉皇出走，是中國史上的一次莫大的浩劫，所以身經事變的人，事後回想起來，總不禁有無限的浩歎！

這一次事變給予了中國以怎樣的影響呢？成立了大辱奇恥的辛丑條約，帝國主義更進一步的來實行宰割。在另一面，則是「有識者」更清楚於「政府不足與圖治」，而「翻然思改革」，對清室開始「搭擊」。魯迅說：「戊戌（一八九八）變政既不成，越二年即庚子（一九〇〇）而有義和團之變，羣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，頗有搭擊之意矣」（中國小說史略），事實的發展，確是如此。

郭沫若曾慨然於「五四」「五卅」兩大運動，反映在中國文學上的，祇是一張白紙（一九二八）。庚子事變之於文學，雖還沒有到「白紙」的程度，實際上的相差，是「無幾」的。我們所能找到的關於這一事變的文學作品，大概祇有如次的幾種：

庚子國變彈詞（李伯元作，繁華報刊）

蜀鵬啼傳奇（林紓，商務版）

武陵春傳奇（陳季衡）

救劫傳

鄰女語（憂患餘生，繡像小說，未作完）

義和團演義（石印本）

恨海（吳趼人，廣智版）

此外所有的，祇是一些筆記，如榆關紀事（鄒渭三），宜南紅雪（呂師鐸），庚子日記（景善），津橋鵲血錄（恨人），庚子虎穴記（更生居士），庚子之北（師景曾），庚辛大事錄（穆成善），拳匪見聞錄（燕京劫華錄（新小說）而已。小說中之部分涉及的，也只有新石頭記（吳趼人），冷眼觀（八寶王郎），癡人說夢記（旅生）幾種。詩歌大都散見各家集內，除新小說所載庚子時事雜詠二十首，鮮有專著。曾孟樸作孽海花，依照最初的計劃，是寫到這一階段的，所以小說林刊本（一九〇五日本排印）的總回目裏有：

大義滅親善男女冤受無情棒

妖言惑衆小王公狂揮排外旂

黃蓮母升座總督堂

紅燈驤門法親王府

破津門聯軍歌得寶

朝便殿矯詔殺同僚

豆粥素衣淒涼西狩

丹心碧血慘澹南雲

教育有效太守代槍

羅織無遺疆臣設網

三督保南天申江定約

一身當北道山左屯兵

夜宿儀鑾曹夢蘭從頭溫舊夢

私投歐幕沈愚漢借手殺羣愚

片語保鄉閭二爺仗義

個臣投艱鉅八國協商

替嬌娃代還風流債

參酷吏聊快士類心

駝路屍尙書受辱

遇夜盜侍郎吃驚

贈瓊瑤英雄悵歸國

下綸綽典禮飾迎鑾

學西語校書行作女校師

睦東交使臣通謁公使婦

賞寶星陪臣叨異數

贖玉靈胡賈索鉅金

共十三回回目。可惜當時小說林祇刊到二十四回，便爾中止，不然，這定然會成爲庚子事變的重要文藝作品。小唱方面，雖相當的有一些，現在能以找到的，也祇有新小說，繡像小說裏的一部分，如十二月太平年（竹天農人），破國謠（悲東三省也，遼園），愛國歌（謳歌變俗人），送郎君（謳歌變俗人），小五更（竹天農人），時事曲（腳士）等，京戲有拳匪魁（新小說）一種，但都不能算是優秀的作品。

所以然這樣貧弱，主要的原因，是一般寫作者對於「小說與羣治的關係」（借用梁啓超的文題）理解的不够，仍然把小說當作並非經世的文章。不加注意。其次就是晚清小說刊物的發達，在庚子事變（一九〇〇）以後幾年，梁啓超小說林，李伯元繡像小說，都是始刊於一九〇三，吳趼人月月小說是一九〇六，黃摩西小說林爲一九〇七，很少作家注意於庚子的描寫，是可能的。事變發生的

時候，大家還沒有認識到小說的重要性，待到懂得，已經是事過情遷，而且又有更重要的當前的主題。這樣，庚子的描寫，自然就不能成爲重心了。我想作的解釋，大體是如此。

在這些作品中，我認爲最好的一部，是庚子國變彈詞，這是最能反映這一回事變，最通俗的，而又有文藝價值的書。海滙閒話評此書的價值，在官場現形記上，是很有見地的。因爲彈詞以「韻語出之，感人尤易」，傳播得也更容易普遍。

這部彈詞的作者李伯元，是晚清頂主要的作家，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作者吳趼人並稱於時。魯迅作中國小說史略（一九二三），曾經據他姪子李祖杰致胡適書，和當時的名譯家周桂笙的新菴筆記，替他寫過一篇小傳：

南亭亭長爲李寶嘉，字伯元，江蘇武進人。少擅制藝及詩賦，以第一名

入學，累舉不第，乃赴上海辦指南報，旋輟，別辦遊戲報，爲俳諧嘲罵之文。以後「舖底」售之商人，又別辦海上繁華報，記注倡優起居，並載詩詞小說，殊盛行。所著有庚子國變彈詞若干卷（按實爲四十回——英），海天鴻雪記六本（實四本二十回——英），李蓮英一本，繁華夢，活地獄各若干本（活地獄共成四十三回，作者寫至三十九回故去，四十至四十二，吳趼人續，四十三係茂苑惜秋生續——英）又有專意斥責時弊者曰文明小史，分刊於繡像小說中（後由商務印單行本，共二冊——英），尤有名。時正庚子，政令倒行，海內失望，多欲索禍患之由，責其罪人以自快，寶嘉亦應商人之託，撰官場現形記，擬爲十編，編十二回，自光緒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中成三編（一九〇一——三），後二年又成二編（一九〇四——五），三十三年以瘵卒，年四十（一八六七——一九〇六），書遂不完；亦無子。伶人孫菊仙爲理其喪，繡繁華報之揄揚也。嘗被薦應經濟特科，不赴，時以

爲高；又工篆刻，有半香印譜行于世。

按胡適官場現形記序，與此略有出入，謂伯元係上元人。說官場現形記第四編係一九〇四—五所作，第五編一部分係伯元友人勉強續完。伯元所著書，我所知者尙有藝苑叢話，滑稽叢話，塵海妙品，奇書快觀各四卷，南亭筆記八卷，南亭四話十卷，滿清大夫軼事（俠君增輯）不分卷。

魯迅這一篇小傳，頗能幫助我們了解李伯元的生平，和他的創作生活，是一篇很好的側重事實的記載。還想介紹的，却是表揚他的人格和說明他的創作動機的另一篇，是我最近纔發現的，作者就是和他齊名的吳趸人：

武進李徵君，諱寶嘉，字伯元，一稱南亭亭長，夙抱大志，俯仰不凡。懷匡救之才，而恥於趨附，故當世無知者。遂以痛哭流涕之筆，寫嬉笑怒罵之文，創爲遊戲報，爲我國報界開一別裁。踵起而效顰者，無慮十數家，均望塵不及也。君笑曰：「一何步趨而不知變哉！」又別爲一格，創繁華

報。光緒辛丑，朝庭開特科，徵經濟之士，湘鄉曾慕濤侍郎以君薦。君謝曰：「使余而欲仕，不俟今日矣！」辭不赴。會台諫中有忌君者，竟以列諸彈章，君笑曰：「是乃真知我者」自是肆力於小說，而一以開智誦諫爲宗旨。憂夫婦孺之夢夢，不知時事也，撰爲庚子國變彈詞，惡夫仕途之鬼域百出也，撰爲官場現形記；慨夫社會之同流合污，不知進化也，撰爲中國現在記，及文明小史，活地獄等書。每一脫稿，莫不受世人之歡迎，坊賈甚有以他人所譏之小說，假君名以出版者，其見重於社會可想矣。使天假之年，其著作又何止於等身也。乃以憤世嫉俗之故，年僅四十，即鬱鬱以終。嗚呼！君之才，何必以小說傳哉？而竟以小說傳，君之不幸，小說界之大幸也。君生於同治丁卯四月十八日，卒於光緒丙午三月十四日。卒後踰七閱月，其後死友吳沃堯爲之傳。

許多足以表見人格的記事，吳趸人的這一篇是較詳盡的。要了解這一作家的

思想，性格，行動，與情感，我覺得合兩傳來看，是最易於了解。李伯元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？到這裏，大概是不再需要什麼解釋了吧。

吳趼人這樣的表揚他，並不是友誼間的誇大，這就從他的作品方面，也能以看得出來。他的主要的著作，可說是沒有一本是「無所爲」而作的。文明小史，是全般的描寫了維新運動期間的中國，對腐敗的官僚，投機的維新黨，橫行的帝國主義，加以無情的攻擊。官場現形記，是以極端憎惡的態度，暴露了晚清官僚的腐敗，媚外，以及一切的醜態。活地獄專寫縣衙裏的黑暗，縣官書吏的魚肉小民，私刑拷打，等等地獄般的慘劫。海天鴻雪記是一部吳語的小說，寫在那樣嚴重的時期內，一般人士的醉生夢死。此外的一種，就是史詩一般的庚子國變彈詞，是歷史性的記載庚子事變全部經過的書。李伯元所以然能成爲一代的作家，其理由，就透過這簡單的敘述，也可理解。

特殊的來說一說庚子國變彈詞吧。書凡四十回，作於辛丑（一九〇一）與壬

寅（一九〇二）兩年間，最初是逐日發表在繁華報上，壬寅冬，又由繁華報館排印成巾箱單本。寫作期，也可以說，開始於辛丑條約成立之日，越一年而完成。他是以怎樣的情懷，來創作這一部使婦孺都能了解的悲劇，他自己是一再說明了的：

和議既成，羣情頓異，靡修淫佚之習，復中於人心，敷衍塞責之風，仍被於天下，幾幾乎時移世異，境過情遷矣！（自序）

殊不知我們中國的人心，是有了今日，便忘了昨朝，有了今日的安樂，便忘了昨日的苦楚；所以在下要把這拳匪鬧事的情形，從新演說一遍。其事近而可稽，人人不至忘記；又編爲七言俚句，庶大衆易於明白，婦孺一覽便知。無非叫他們安不忘危，痛定思痛的意思。（第一回）

却說在下做這一部彈詞，不過要列位看報的人，有了今日的昇平，切莫忘了前年的禍亂，打起精神，各人烈烈轟轟做一番事業，就不負做書的人一

片苦心了。（第十五回）

不惜再次三番的這樣懇切的說，李伯元的苦心，真如他在活地獄裏說的：「世界昏昏成黑暗，未知何日放光明，書生一掬傷時淚，誓灑大千救衆生」了，是多麼熱情的一位作家啊！

庚子國變彈詞所敘述的，是始於清平縣武舉與教民衝突，官吏左袒教民，釀成武舉復仇，率領五百弟子，殺死兩教民全家；終於李鴻章慶親王受任爲全權大使，在京與各國訂成辛丑條約，兩宮回鑾爲止，是庚子事變的全史。至於李伯元自己對於這一「浩劫」的態度，在書裏也反映得很明白，他反對義和團，反對扶助義和團的一些大臣官吏，反對帝國主義的屠殺行爲，這一事實的最高責任者，他隱約暗示出的，是慈禧太后而不是光緒，對光緒維新運動的失敗，表示非常的惋惜。

這部彈詞最大的優點，是毫不虛構的保留了當時許多可歌可泣的史料，特殊

是民衆受難的寫述。最初寫義和團初起，袁世教，奉命去剿，結果是把一個善良的村子洗劫掉，而事實，是連「拳匪」的影子也沒有：

一聲號令到前村，勇士銜枚不敢停，大霧迷漫猶未退，依然田內少人耕。行來不到二三里，隱約村莊看得清。統領便教將陣擺，掃除匪類莫遲停，衆軍一陣排槍放，接二連三大砲鳴。合是此方遭劫數，霎時石破與天驚！當時放過幾陣排槍，幾門大砲，霎時間，但聽得房屋倒塌之聲，與鬼哭人嚎，攪成一片，恍似山鳴谷應，震破天驚！圍牆缺處，又只見老老少少，男男女女，自相踐踏，四處逃生，袁統領立刻傳令三軍，攔阻兜殺。這一殺直殺得橫屍滿地，流血成河，可憐無辜良民，盡死於刀槍之下，那袁統領毫無知覺，還當他們都是匪黨呢！

枉殺人民千萬衆，算來不到半時辰，看看莊內無人影，霧退天晴望得清，統領便教兵紮住，自攜戈什入莊村。滿街屍首無人跡，幾處民房劫火焚，